

俄罗斯

杨育才 著

特种部队

军事谊文出版社



俄罗斯特种部队

杨育才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特种部队 / 杨育才著.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4.1

ISBN 7 - 80150 - 285 - X

I. 俄… II. 杨… III. 特种部队—概况—俄罗斯
IV. E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905 号

书 名: 俄罗斯特种部队

著 者: 杨育才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80150 - 285 - X/E·104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特种作战部队的建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以其惊心动魄的行动,奇迹般的战绩,充分显示了特种作战的独特一面。大战后的50年来,在世界各地绵连不断的双边冲突和局部战争中,尤其在反恐怖活动中,特种部队表现非凡,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成了各国军队的宠儿。有鉴于此,许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或筹建自己的特种部队,或进一步加强本国特种部队的各方面能力。可以预期,特种部队的建设将是今后部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使广大读者了解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这支特殊的部队许多鲜为人知的内部情况,包括在战场上、在反恐怖活动中、在选拔和训练上,以及在武器的使用上的情况,我社郑重推出一套有关外军特种部队的发展状况及招募、训练、使用等方面内幕情况的图书。

本套丛书共包括:《美国特种部队》、《英国特种部队》、《以色列特种部队》、《俄罗斯特种部队》、《西欧军警特种部队》、《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特种部队》、《外军特种部队作战写真》、《特种部队武器与装备》。它们都是

由一些专门研究特种部队的专家撰写的。从中我们可以为军事指挥官找到特种作战的各类样板,包括敌后渗透、袭扰、破坏、侦察、佯攻、强攻、反恐怖、防暴、维和等各种战斗实例;可以找到选拔和培训特种部队的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训练方法和详细的时间表;还可以看到特种部队使用的特种枪支、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测向仪器和特种装具等等。更重要的是,本丛书将会有助于决策者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外军建设特种部队的情况。

作者们在总述特种部队的发展历程时,采用多角度透视,力求做到全面客观;在单个剖析每支特种部队时,坚持“厚今薄古”,充分运用最新资料,力求体现时代特色;在介绍特种部队的选拔和训练时,原始再现了特战队员艰辛历程的全貌,力求做到系统化;在叙述特种部队的战例时,不是采取流水账似的记录方式,而是运用准确可靠的材料,通过独特的视角,生动传神地再现历史事实,力求做到可读性、趣味性和真实性兼备。

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也欢迎对书中不足之处进行赐教。

② ◆俄罗斯特种部队

目 录

军旅浪漫曲	1
九连——关于梁赞空降兵学校的回忆 ...	1
雪域追踪——侦察兵演习手记	21
风暴——1979 攻打阿明宫实录	50
深入虎穴	79
鏖战——1995 攻陷格罗兹尼亲历记	79
凯旋——奔袭杜达耶夫扫描	105
英雄扼腕	123
饮恨——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回眸	123
血红花——一个阿尔法队员的一生	155
擒贼擒王	183
狼迹——基兹利亚尔—五一镇人质事件	183
平原枪声——伏击匪首拉杜耶夫手记	202

法网恢恢——“高加索孤狼”落网记·····	218
较量 ·····	233
爱斯基摩猎手——两代狙击手的真实故事 ·····	233
幕落——2002 莫斯科人质事件始末 ···	265
秘密档案 ·····	305
群英荟萃——俄罗斯特种部队·····	305
特种部队之父——捷尔任斯基小传·····	329
后记 ·····	338

军旅浪漫曲

九 连

——关于梁赞空降兵学校的回忆

2000年10月24日,俄罗斯梁赞州丘奇科沃市,格鲁乌总部所在地。格鲁乌特种部队隆重纪念第一个特种独立连成立50周年会场,俄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都到会祝贺。嘉宾席上,许多老战士热泪盈眶。他们中不少人来自梁赞空降兵学校,有好几位是第九学兵连不同时期的校友。老人们沉浸在回忆、思考和无限的幸福之中。靶场上的烟尘和战场上的刀光,历史的深深误会和心灵上的永久创伤,还有必须永远深埋心头的秘密都在被承认的那一刻融化了,化成一缕轻烟飞扬直上,直入云霄。

在俄罗斯,说起特种部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格鲁乌特种部队,而说起格鲁乌特种部队,则一定会有不少人想到梁赞空降兵学校的第九学兵连。在俄罗斯,年轻人能进空降兵学校,特别是能进入其中的第九学兵连,无论对于应届中学毕业生还是已经在武装力量中服役的军官和士兵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并不意味着你这一辈子注定要飞黄腾达,但是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生

的一个转折。至少在别人眼里,你不是一般的大兵,你是俄罗斯的军中骄子,有了军旅生涯的一个令人刮目的起点。

这一刻,前排的一位白发老者泪眼模糊,他是九连最早的学员之一——维克多·阿加诺维奇·戈里钦。这一刻,他的思绪飘浮在浩瀚的时空之中。他看到了一个个、一排排相貌和服饰各异的老熟人——多是和九连有关的老朋友、老战友还有老下级在向他走来。他们都盯着他,用疑问的目光向他询问。

“维克多·阿加诺维奇,您怎么了,您怎么了?”随着喊声,有服务人员跑来,大家在一片混乱中把老人架起,架他的人觉得他的身体特别地沉,似乎倔强地要坐下来,要继续他的动作和对话。他的手还在抓着,嘴唇翕动,呼吸急促。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在俄罗斯特种部队开始有自己法定纪念日的第一天因激动过度而不能自持。

此时,他刚满 70 岁生日,刚出版的讲述他个人传奇一生的自传《侦察科长的回忆》一书正在俄罗斯各大书店热销。它记载着众多后来或叱咤风云或默默湮没于军旅生活的特种兵的“另类生活”。

有志者事竟成

作为迪纳摩体育馆的常客——长跑健将,参加跳伞队并有过 30 次安—2 型飞机的跳伞经历,进过驾校,参

加过摩托运动队，上过英语班——我的人生之路是早已明确的，那就是上梁赞空降兵学校。

第一次考试我落选了，作文得了个3分。我并不灰心，加倍努力准备第二年再考。20取1的比例，原本就不好考取，更何况还有关系户。而我是没有关系的，祖父当过兵，甚至还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还是一个普通上士，甚至战后回到莫斯科，辛苦了一辈子也没混上个一官半职。父亲是大学毕业后到军营尽义务的，一年半之后复员回莫斯科，进了一家工程研究所，做了一辈子工程师兼业余运动教练。我并不埋怨他们一辈子混得不好，没有大展宏图，没有为我的锦绣前程铺好一条坦途。怎么说呢，是他们把对体育的挚爱传给了我，让我从小锻炼，身强力壮，进而有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敢有长大后当特种兵的雄心。

第二年最后一门考试，是我从上中学就讨厌的数学，我又考砸了，很可能只能考3分。数学考试有可能让我再次与空降兵学校无缘。我决定采取极端措施，给自己闯开一条路。我从小就喜欢冒险。

我的计划可谓大胆而荒诞。多方打探，我找到了空降兵司令在莫斯科的接待室。将军不在，当然在也不一定见我。副官听了我的陈述和请求，很替我惋惜：

“不巧得很呀，小伙子，司令今天一早到梁赞去了。他要在那里去空降兵学校的训练中心，离梁赞还有70公里远！”

“多谢。”我冲他一笑，顾不上肚子饿，就赶第一班火

车到梁赞去。

来不及买票，好说歹说，在列车开动前说通了列车员，让我上了车，竟然还找到一个空座。但是中午饭是吃不上了。司令明天就会返回莫斯科，现在每一分钟对我都非常宝贵。要尽快赶到康斯坦丁诺沃村，然后直接到训练中心。

下午5点，我在康斯坦丁诺沃村下车。此时，我已经是从昨天吃过晚饭到现在二十多小时一粒米未进了。前面还有十来公里的路要跑。我沿着通往林中的沙路一路跑去。有时在地上发现一片草莓就停下片刻采一粒塞进嘴里，但是每吃一粒都会觉得更饿。

谢天谢地，终于跑到了目的地——空降兵学校学员训练中心。中心掩蔽在索洛沁斯基林地间，十余栋一层木结构营房、教学楼、食堂以及教员家属楼。中心分成几个教学训练区，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功用。我忌妒地看了看伞降区，学员们正在转轮上转，练习旋转器。再往前是跳伞塔，学员从塔上跳下来，练习着陆。我实在顾不上看，我得想办法成为其中的一员。

打听到司令的别墅，我急忙赶去，原来司令已经于两个小时前离去，只有他的副手库罗奇金少将还在。门口一旁的林阴下挺立着一名准尉。他听了我的诉说，建议我稍等——库罗奇金将军马上就要去散步。我退后到灌木丛旁，不错眼珠地紧盯着门口。很快一个身材高挑、身着将军服的人走出来。

没错，就是他，准尉的眼神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

我尽力模仿军人的步伐迎上去，搞得将军一脸疑惑：

“哪里出来个老百姓？”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准尉。

“不清楚，将军同志。”准尉摊开双手，示意他也不知道。

“你小子要干什么？”将军发问。

我尽可能抑制住激动，向他讲了事情的原委。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句话起了作用。总之他帮忙了。就这样，我，就凭我，一个饿得眼里发光的不速之客，没有任何人给说话，一个说情电话也没有，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如各科考试成绩没有出现2分，即予录取。”我大喜，这个学我上定了。

新兵队

通过特许招收的学员不止我一人。当然，我们这些特招学员多少都有点身体方面的特长。由特招学员组建起一个独立排。其他正常录取的学员编成两个连。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与他们在一起。

一天之后，独立排被派到对我来说已经熟悉的训练中心。到达后，我们被安排到营地边沿一个独立的营房。每天早晨一走出营房，就能感受到清新的空气。我们沿着林间道路跑操。

这里的伙食糟透了，黑心克扣和偷窃现象很严重，但也许是故意不让我们吃饱。虽然穿着旧军装戴着学员肩

章,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算,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

8月,新兵训练。这段时间我们要掌握跳伞基础知识在内的许多科目,完成三到四次飞机跳伞。只有到那时才能确定有没有进一步培训的价值。

我们至少要学会用自动步枪和手枪射击,通过体能训练考核、大规模毁伤武器沾染考核,其中包括在水泥库里进行刺眼气体的接触。那些胆敢耍滑头自己切断防毒面罩阀门的人,立即就会尝到苦头。他们会被放进闭上门的库房,长时间忍受一种既刺鼻又刺眼的气味。嚎哭也无用,教员个个是铁石心肠,一任受苦者嚎哭而无动于衷。

“这样才会长记性!”教员闭门时还不忘记提醒你一句。

到了第二天,他们的红肿眼睛才恢复正常。训练要求人必须能挺住,磨炼毅力。

“加快,兔崽子,我保证你晚上能过得快乐。”副排长抬起脚使劲踢跑在最后边的学员。

一个学员直挺挺地栽倒在路上,啃了一嘴泥。

“最后两名,带上‘伤兵’!”副排长的语气没有任何好商量的余地。

我们架起这个可怜的“伤兵”死命往前拖。汗水和着前面人扬起的尘土迷了眼睛。装着防毒面具的背囊和自动步枪在背后一个劲地晃,影响奔跑,这又加上了“一个伤兵”,真是苦不堪言。森林中一丝风也没有。这一夜真不寂寞,“停”,“跑”,“停”,“跑,畜生”。背后库津中尉恶

毒的骂声几乎没停过。他站在拐角处，高高的个子，宽肩膀，负责管我们，而且很显然，他非常乐于行使这份权力。

“听着，得不了优秀，你们以后就再也不用给我跑变速跑了。”

每一个句子他都要捎带上难以书写的脏话。在这样的刺激下真的没人落后了。而且考核过后，个个都是倒头大睡。即使在梦里，眼睛里还是旋转的土地，闪过的转轮，骄阳下的场地。

射击归来后，少了一支自动步枪。所有的人都去找。很快找到了，在别佳·列希申的床垫下。这个来自西乌克兰的小伙子认为这枪已经是他个人的了，为了在射击场上省下两发子弹好在晚上去打猎。负责我们训练的毕业班学员气得头发上指。这下好，可怜的别佳三天不许出厕所，整天都在用玻璃片刮厕所里臭烘烘的脚踏板。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这场苦难的结束，好尽快转到学校里去。我们将乘车回学校，而来时是坐快艇沿奥卡河来。

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上车时，同学中少了好几个，他们没有承受住这一个月的考验。有的人因为体力跟不上，有的就是不能忍受。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严酷和野蛮训练的，实际上，任何人从心理上都难以承受。

现在，我们成了正式学员，而没能承受住这一个月考验的那几位回家找妈妈去了。在未来的四年里，这样的“损失”还会有很多次。

学汉语

梁赞空降兵学校特种独立连,隶属于格鲁乌,毕业后的分配去向是格鲁乌直辖的各军区特种独立旅。

说来话长,梁赞空降兵学校最早成立特种侦察系是在1968年,当时格鲁乌特种部队已经有18年的历史。由于各军区的特种独立旅和各集团军、师下属的特种侦察分队经常得不到过硬的青年军官,格鲁乌总部决定利用梁赞空降兵学校和基辅合成指挥学校的现有基础设施和师资,各成立一个特种兵军官训练分队。前者面向各军区特种旅,后者面向各集团军和师的特种侦察分队。

当时梁赞空降兵学校共有八个学兵连,分别属于一营、二营和三营。根据格鲁乌总部的要求,从这八个学兵连中各抽出部分学员组成第三营的第九连。连下设排,每个排30至40人,是一个年级。4个排,即4个年级,共有学员约140人。由格鲁乌直接派人来担任连队管理干部,按照特种侦察兵的发展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由于学员所学的科目与其他连队不尽相同,训练和管理方式也很另类,在学校范围内成了“眼中钉”,契克里佐夫上校任校长时一度想解散它。但是,由于格鲁乌总部重视这块“自留地”,九连不仅没解散,后来反而干脆升格为独立连,连队干部直接听命于校长。

从1968年到1981年,九连作为特种独立连共存在了13年。然而就是这13年使它作为特种部队的传奇永

载史册,永远铭记在许多特种侦察兵心中。

来到连队的那一天,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到这里,感觉来自部队的野战作风戛然而止。到处是勤奋好学的风气,所有的人都相互理解。要掌握大量的知识,不下苦功夫绝对不行。

只要得一个3分,你就会被取消休假的权利。家在莫斯科,近在咫尺,对不起,人不能回去。所以给人感觉,这里学到的知识要比在地方高校学到的多得多。

我们班八人,学汉语。其他人或学英语,或学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开设了波斯语。语言成为体育之外最主要的课程。它能帮助我们在必要时获得有关对象国的知识。

汉语,上帝保佑你千万别摊上这一门。以前讲笑话,说斯大林给下级布置任务,凡有叫难的,斯大林总是反问一句:“难?比学汉语还难吗?”原来不懂这话的含义,现在知道,生活中还真少有比学习汉语更难的事情。这是一种基本上没有语法的语言,你必须先想好词序,不然就会卡壳,说不下去。更麻烦的是发音,每个音都有四种声调,每种声调都对应着很多写法和意思都完全不同的方块字,而即使写法相同的字也可能有好几种读法,意思可能有差别,也可能没有差别,仅仅是习惯。写起来更难,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常用字在3000以上。每个字的正体、行体和草体写法不同,而且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每天都要花至少4学时甚至更多时间书写笔画

弯曲的汉字,练习与俄语截然不同的汉语发音。每年都有人因学习不好被淘汰。

但是汉语还是要学好的。教员说了,不仅要学好中国语言,中国有许多东西值得学。

一个中国兵能敌得上三个欧洲兵。尽管装备简陋,但他们个个耐力超人。一把炒面一壶水,就能整天行军,无论是高山、荒漠、密林还是沼泽,都如履平地。还别不相信,他们在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几个战役打下来,靠的就是耐力。他们的训练就是我们的样板,我们一定要努力向他们看齐。

我们不断地跑跳、射击、爆破,没日没夜,风雨无阻。经常一连训练数个小时,而且是不顾蚊叮虫咬,坐在沼泽地里,不让寻找我们的自己人发现。我们还学习如何使用匕首、无声武器、随身物件、有毒植物甚至自己的身体置人于死地。谁能用最小的代价、最省力最省事最不需要借助器材地置人于死地,谁就得最高分。摸岗哨成为学员经常挥之不去的念头。有时,不自觉地会把背对着你的人看成是该死的岗哨。后来阿富汗战争综合症又加重了这种错觉。

年复一年,到了三年级下半年是下部队实习。接着是四年级,国家考试,最后是告别舞会。小伙子们一个赛一个地快乐、强健、精神。崭新的礼服,金黄色的尉官肩章。大家将在哪里相逢,还有没有相逢的日子?今后的日子再也不是在学校练习跳伞了。在我们执行空降任务的着陆场,等着我们的会是带着警犬轻装前进的伏兵。